# 偉大或渺小的時代

阿　爾

旋轉舞台

**新長征路上的搖滾**

看電影《黃金大劫案》，片尾響起一個沙啞低沉的聲音，心中有些疑惑，不會是崔健吧？再看字幕，眞的是崔健。已步入不惑的老崔依然力量，依然理想，我在他的聲音中追溯自己及同齡人那些曾經青澀、曾經少年心氣的迷失季節。

說崔健不能不提成方圓。老崔的經典《一無所有》，最早是成方圓的翻唱，好像是一個中德的文化交流會，時間大概是一九八七年。第一次知道了結他，也第一次知道還可以這樣唱歌。幾年後，才聽到崔健的磁帶。幾個人圍着建宇家的三洋四喇叭錄音機，邊聽邊聊。而那時，這首歌被圈到了西北流行風裡面，夾在《紅高粱》和《黃土高坡》這些歌裡，不過我們還是最喜歡《一無所有》，因爲我們眞的是一無所有。幾個兜裡沒有幾文錢的高中生，喜歡上了音樂，寫幾首歪詩，日子倒還過得悠哉悠哉。每天除了上學，剩下的時間就是折騰。那時，很多人家裡都有一台磚頭塊的錄音機，爲了能少花錢多聽歌，我們中間動手能力強的就做一根線，在兩個錄音機之間連上複製磁帶，還搗鼓着從收音機上錄歌，那些「技術」比現在下載MP3要複雜得多。可是，我們總是樂此不疲。

一九八九年，老崔的《新長征路上的搖滾》專輯終於出來。作爲崔健迷的我們欣喜若狂，大夥兒湊錢買了一盤磁帶。我們那的磁帶店當時就一家，在百花市場，房子很小，像現在的郵政報刊零售點，被我們稱之爲「鐵皮房」。那是我們常去的地方，如果有人翹課，說一句「鐵皮房」，大家就知道這家伙肯定是去看磁帶了。我們的原則是誰兜裡有錢誰去買新出的磁帶，我們只提「參考意見」。等這傢伙回來，還在上課的我們就心癢癢得不行，好不容易熬到下午放學，早早地把帶到班裡的錄音機支上，爲了防止個別老師的巡查，我們再用桌子或是櫈子把門頂上，借口說是打掃衛生，趕緊把磁帶放進帶倉，就這麼開始聽起來。起初聲音開得不大，等老師們下班，我們便把聲音放大，整個樓道裡就響起震撼的音樂。

多年後，跟一位老師提這事兒，她說，你們那些小把戲，老師早就看穿了，不過不點破而已。

**解決**

一九九一年，我在看奧威爾的《動物莊園》。喜歡上奧威爾，就是一種敏感吧。讀《動物莊園》，起初把它當作童話，讀到結尾，豬先生突然異化爲人，我的脊背一陣發涼。

幾年以後，才讀到董鼎山先生翻譯的《一九八四》，終於明白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說起這些，總覺得自己的語言都變得拗口，這時想起老崔的那張唱片《解決》。《解決》裡的歌，我現在會唱大半：《一塊紅布》、《快讓我在雪地上撒點野》、《南泥灣》、《從頭再來》，還有《最後一槍》。不好唱的是《解決》、《這兒的空間》、《寂寞是一團烈火》，那首《像一把刀子》語速快而激烈，非常符合當時青春似火的年紀，最過癮的就是「不管你是老頭子還是姑娘，我要剁下你的虛偽看眞的」。《投機分子》裡一句「我們有了機會就要表現我們的欲望，我們有了機會就要表現我們的力量」，被視爲一時經典。

九十年代初的卡拉OK，就像那些年的桌球，如潮水一般湧進中國的大小城鎮。石嘴山大武口也不例外，街邊都是卡拉OK小攤，支幾張桌子，搭個帳篷，弄套廉價音響，一台電視，大家就可以呼三吆四地開唱了。支攤子的，不僅有個體戶，還有工廠的職工，他們是最早做生意的人，其中也有我的高中初中甚至是小學同學。印象中他們總是不安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在街邊支卡拉OK小攤，有出租車的時候成了業餘的出租車司機，酒吧火的時候他們弄起了「星巴克」，現在，則開起了燒烤店。自然，我們就是他們的常客，在大棚子裡拿起廉價話筒，吼幾句老崔的歌「我看着你，曾經看不到底，誰知進進出出才明白是無邊的空虛，就像這兒的空間裡。」

記得老崔出《解決》的時候，是一九九一年。當初對老崔這張專輯的期待，就像盼星星月亮一樣。可是把磁帶放進帶倉，傳出的聲音卻讓我們有些迷茫，甚至說是一種顚覆，把我們以前的聆聽經驗完全打破了。音樂，原來可以這樣來整啊。而那時的我們，在內心卻有些隱隱的失望：老崔怎麼會這樣？可是又覺得，老崔能有錯嗎？就這樣帶着對崔健的信任，我們開始聽《解決》。這張專輯代表的是什麼，當時我們確實不太明白。

而當小號響起，「一顆流彈打中我的胸膛，剎那間往事湧在我的心上……哦，最後一槍，哦，最後一槍……」剎那間的震撼，就這樣隨我們的青春花落花開，靜立塵埃。

# 一個詩人的休耕期

桑　克

人生在線

我正處在寫作的休耕期。因爲剛剛結束《艾略特詩選》的編選工作。暗無天日的將近兩百天的工作，幾乎把人累死了。各種各樣的中文譯本，各種各樣的英文版本，涉及廣泛的註釋……能爲年輕時代的偶像付出心血，又高興又忐忑。何況裡面還有自己翻譯的《老負鼠的實用貓經》十四首詩。之前中文詩裡沒見過它，而根據它改編的音樂劇《貓》卻已跑遍中國的大街小巷，以及每一個耗子出沒的洞穴之前。艾略特的外號是負鼠。這套詩大概就是他提醒自己要注意形形色色的貓吧。這些貓，其實都是人變的。每隻貓的生活其實就是每個人的生活。

休耕期之後，我將再次修改一首早已寫完而且修改數次的長詩。之前我給幾個朋友看過，他們都給我提了極其中肯的意見。我想等我吸收之後，再結合自己的想法……最後改成什麼樣，我也不知道。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應該比現在的版本好上那麼一點兒。上帝保佑。文章不厭百回改。詩有時也是這樣。大神附體的事與愛情一樣可遇不可求。可求的只有人事與勤奮。所有的評價都是未來的。

還有一部擱置的小長篇。可能還會擱置下去。一個藉口是沒有大塊的時間，一個藉口是當時的情緒接不上。還有技術問題，暫時就不說了。它是梗在我血管之中的一塊石頭，我不得不經常想起它來。

還有曼傑施塔姆的翻譯。本來今年是要完成《第二冊沃羅涅什筆記》的翻譯工作的，現在有沒有這個機會和可能，我腦袋裡也是一頭霧水。一切全看時間允許不允許，他老人家法力無邊。

唯一不讓我擔心的是寫詩。它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就會寫下去。這種方式是我長期精心訓練的碩果。如果現在有人問我詩寫得怎麼樣，我都會說：正常，一切正常。

還有一個不擔心的就是生活與閱讀。這是我寫作的來源。生活上我相當被動，只有寫作或者閱讀比較主動。這是因爲我的脾氣，也和我的年齡與選擇有關係。年輕的時候就不是這樣，總是主動地追求一些東西，比如沿着一條河走，或者大聲地說自己想說的話。

我還是一個圍脖控，與許多認識的不認識的朋友相望於圍脖，吆喝自己的新書《冬天的早班飛機》。在圍脖上我主動地轉貼，轉貼的本質其實也是被動的。我也主動地憤怒地寫帖子，但是過一會兒虛無襲來，沒等確定發帖，我就把帖子刪除了。我不喜歡被誤解，不喜歡被騷擾，不喜歡討厭的人在我的周圍轉悠。

我還要認眞地上夜班，必須對得起單位的薪水。這是職業道德，是必須遵守的，沒什麼可說的，雖然心裡可以說出一大堆不合時宜的詞句來。我的獎賞是在涼爽的天氣裡安靜地睡覺，買書，煮點兒咖啡喝。還有就是聽音樂，巴赫的《無伴奏小提琴奏鳴曲及組曲》，拉赫瑪尼諾夫的《第二交響曲》，蕭邦的《夜曲》。還有格什溫的小曲子《夏日時光》，既應了現在的夏天風景，也應了現在的人生感觸，你順着柔情似水的句子就能爬回往昔的宿舍。

我改變不了我的生活，我唯一能夠控制是我的鉛筆。雖然說是休耕期，我還是會寫不少東西。所以這個休耕期就是假的。人生沒有休息。眞正的休息就是死。活着幹，死了算。我的一個朋友是這麼翻譯里爾克那句挺住意味着一切的。

我寫隨筆，不少是關於電影和歷史的。我不是研究電影和歷史的學者，我只是對它們感興趣。電影是我一直的嗜好，不用提了，寫完這篇文章我就拉着老婆，或者被老婆拉着去看電影《神探亨特張》，不僅因爲裡面的演員大多是我認識的或者不認識的熟人，主要還是因爲電影本身。但願它別讓我失望。我害怕失望。

而歷史是我中年之後的嗜好。我非常想活得明白一點兒。看檔案，看回憶錄，看電報稿，看筆記。前些日子，我寫了《哈爾濱敘事：異鄉中的故鄉》，講的是哈爾濱僑民歷史的三個節點，是我多年採訪與閱讀的結果。

我喜歡在紙上用鉛筆寫詩，而用電腦寫隨筆。我也用電腦寫過詩。它的好處是你會注意你的結構。而在紙上，你會保持自然的呼吸。各有各的好處。其實不妨交替使用。我寫文章大多是用電腦的，因爲它的速度基本能夠跟上旋轉的大腦。但是學術性強一些的東西，我還是會寫筆記和提綱。

我還想學更多的語言。我一向覺得只有從外國語的角度才能看明白我們的漢語究竟是如何的偉大和不足。中國詩人其實承擔着發展漢語的責任。

我想做的事情非常多，然而每天做的只有這麼一點兒。而且從去年冬天開始，我就強迫自己注意休息，千萬別淪落爲工作狂。如果只是希圖眼前的工作量，如果提前把身體搞完蛋了，那麼以後肚子裡的東西就都不可能出生了。

寫作是馬拉松，和人生一樣。我是有點兒計劃性的，但是已經沒有年輕時那麼死板了。我反覆告誡自己，別光顧着寫東西，讀書，還要享受生活的樂趣。對了，必須享受，雖然苦行僧必須敬重，但是生活必須享受。只是哈爾濱沒有更好一點兒的現場音樂演出，只是冬天太長了一些，減掉一個月就比較理想了。

對了，還有，我下個月必須抽空去看望九十五歲的父親和八十五歲的母親。其實不是他們需要我，而是我需要他們的精神安慰。我一直想去，但是歐洲杯和奧運會把我拖住了。我的本職工作是主管文化體育新聞的編輯。

還好，我是一個古典主義者，我願意在所有事情之間取得平衡。這個認識在我的詩中，我的寫作中，都是貫穿始終的。千萬別把這個和中庸放在一起比較，根本就是兩碼事。

我希望生活是美好的，每一個人的生活都是那麼美好，不生氣。我希望我的寫作具有眞實、創造與想像的品行……

對了，我只爲你一個人寫作。至於你看不看你說的算。

哈爾濱夏景（攝影）

兆　田

# 陶心

林　嵐

文化什錦

若不是因爲學陶，我可能永遠都不會知道家裡的杯杯碟碟是如何製作出來的。在城市裡長大的我，習慣了從商店裡取得現成的貨品，壞了便隨手丟棄，再買新的補上。我從來沒有費神思考過手裡的碗爲何有如此完美的圓形，對日常使用的器物缺乏深厚的感情。直到開始習陶，一切便不同了。

陶成型於水土，卻由火而生。水火相剋，窯中的烈火將土中的水完全帶走，火熄滅之後，冷卻下來的陶器是土，卻又不是土，火賦予生土所沒有的硬度，變身爲陶，千年不化。所以古時的陶匠不拜土神，不拜水神，只拜窯神，但求窯火旺盛。我五行屬火，命該做陶。

用漁線切下一塊陶土，反覆搓揉至均勻，以手掌拍打成結實泥團，準確地丟在陶輪中央，好戲便要開場了。收收心，挺直腰，陶輪上的成敗取決於一個「正」字，身要正，心要正，如此方可定中。陶輪一轉，世間的紛雜就與你無關了，陶輪靜靜地轉着，一顆心全在上面。心若是不靜，陶土是知道的。於是它便不乖，與你作對。你若是生氣了，它便扭出猙獰的樣子，讓你滿盤皆輸。在紛雜忙亂的都市裡，對着一個陶輪，與其說是在學手藝，倒更像是在修行。

學陶的日子久了，便發現這門幾千年流傳下來的手藝博大精深，絕非三五載可學成。學了半天，也只是些皮毛，可從中明白的道理卻不少。古人說匠心獨具，匠心二字說得好，手藝雖在手上，功夫卻在心裡。拿陶器來說，怎樣才算是美的陶器？我覺得看得見匠心便是美。你若看着它，心裡覺得喜樂寧靜；你若拿着它，不自覺地便會小心翼翼；若拿它來盛放食物，那食物看着也引人食欲；若用來插花，花樸素它便樸素，花濃艷它便濃艷。見到心儀的陶器，望得久一點，隱約就能體會到陶匠的心。所以做陶之人的心是怎樣，只要看一看他做出來的東西便可知曉——歷代官窯的瓷器上，看到的是精巧嚴謹之心；日本陶器師的作品上，看到的是閒散自得之心；街邊廉價粗糙的砂鍋上，有的只是急於完成的粗糙之心了。我在書裡讀到一位做豆腐的日本老師傅這樣評論豆腐：「豆腐是誠實不說謊的，你做的粗魯，就只會做出粗魯的東西。」覺得眞是生動貼切。此處的「豆腐」二字若換成「陶土」也是合適的：陶土是誠實不說謊的，你做的粗魯，就只會做出粗魯的東西。

不過話說回來，精巧的心未必只懂做出樣貌精緻的器物，私心裡覺得，陶器最難得一個「拙」字，因爲那是技藝精深的老師傅們深藏不露的童心。日本出名的備前燒裡很少能見到工整完美的器型，拉胚的師傅輕輕鬆鬆定了中，待將成型時用手指輕輕拉扯泥胚，刻意造成偏離中心的不規則，卻呈現出一種慵懶而眞實的美態。就連以精緻嚴謹著稱的明青花，仔細看也會見到那悄悄藏在枝葉間的小雀兒，神態頑皮地從茂密枝葉中探出頭來，彷彿是那日光下埋頭繪瓶的老匠人，突然抬起頭，望着千年之後的我，頑皮地一笑。

所以莫笑我做的碗碟平常，每一隻上面都放着我的心。

# 青春義氣話王維

柏　樺

藝苑咀華

舊來論詩，曾以仙聖佛稱李、杜、王三家，我以爲此說甚有意思。的確，王維當是來自山西的一尊美佛。但羅馬非一日所建，這美佛的煉成也是需要些光景的。我精揀三首王維的詩作來看他變形爲佛的過程。先說青春歲月。在其詩《少年行》中，王維以颯爽英姿的一面，爲我們剪裁出一幅盛唐時期京華一帶少年遊俠的日常生活圖景，這當中自然也有他本人的青春形象：

「新豐美酒鬥十千，咸陽遊俠多少年。相逢意氣為君飲，繫馬高樓垂柳邊。」

開篇一句寫酒，酒的青春勃發之氣撲面而來；雖不見人，但已覺翩翩到來的「咸陽遊俠」了。第二句只輕輕一筆，與首句重筆剛好形成輕重流利、宛轉自如的朗誦聲調，讀來十分諧於唇吻，口感清朗，天然得了英雄少年之氣息。這二句的確了得，深味「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之神髓。三句寫少年遊俠風骨。他們一見傾心，快慰平生，眞是人逢知己千杯少。少俠壯懷激烈，相逢必「為君飲」。此句極有動感，而又從容豪邁。末句更妙不可言。王維突然轉折，並不續寫飲酒場面，而是「另起爐灶」，來烘托畫面。少俠們將馬匹繫在酒樓旁的垂柳邊。不言而喻，他們要去高樓爲「意氣」痛飲一番了。末句如此寫來，雖是虛寫，卻得了不盡之詩意。用馬兒、高樓、垂柳來傳達少俠們的飲酒光景，着實讓人感到無限浪漫而又欽羨不已。

中國的古詩於技法上常有兩事，一爲留白寫法，一爲補足細節。前者正如此詩，寫飲酒而不直面其宴飲過程、細部，而單表繫馬上樓這一行爲，留足空白以供讀者想像。這個寫法後來宋人劉子翬也揮灑自如：「梁園歌舞足風流，美酒如刀解斷愁。憶得少年多樂事，夜深燈火上樊樓。」至於後者，恰與之相反，不留空白，而一一補足細節之場面，如李賀的《將進酒》就細緻具體，「無微不致」。在此不贅，僅順帶一筆。

# 小朋友的想法

言止善

天南地北

三歲的禾禾對不少問題都能給出自己的答案，他爸爸公布了一部分。爲什麼小樹不能走路——因爲它只有一條腿。吃包子，爲什麼包子會流油——我把它咬痛了，它哭了。爲什麼要下雨了——烏雲把天空弄髒了，得洗一洗呀。爲什麼會打雷——烏雲脾氣壞，愛吵架。月亮爲什麼有時胖，有時瘦——它有時聽媽媽的話，好好吃飯；有時淘氣，不好好吃飯。人爲什麼會有兩隻耳朵——奶奶說了，聽話可以一隻耳朵進，一隻耳朵出。爲什麼會有黑夜——晚上太陽要休息。爸爸爲什麼愛看電視上的足球賽——因爲他自己不會踢。大熊貓爲什麼走路慢騰騰的——跟牠們的爸爸媽媽學的。汽車的四個輪子賽跑，誰是冠軍——朝前開，前面的輪子是冠軍；倒車時，後面的輪子是冠軍。

孩子的想法不但有趣，有時的確很有用。

籃球運動是一八九一年由美國馬薩諸塞州的體育教師詹姆士·奈史密斯博士發明的。由於那一年的冬季特別寒冷，奈史密斯所在的訓練學校裡又缺乏室內進行體育活動的球類競賽項目，奈史密斯便從工人和兒童用球向「桃子筐」投準的遊戲中得到啓發，設計將兩隻籃子分別釘在健身房內兩端看台的欄杆上，以足球爲比賽工具向籃內投擲，按得分多少決定勝負。

這項運動很快在整個馬薩諸塞州風靡起來。不過，在熱衷於這一運動的時候，大家很快就發現了這樣一個問題：由於籃板上釘的是眞正的籃子，每當球投進的時候，就得有一個專門的人踩在梯子上把球拿出來。爲此，比賽不得不斷斷續續地進行，缺少了激烈緊張的氣氛。爲了解決這個問題，大家紛紛開動腦筋，想出了很多取球方法，有一位發明家甚至專門製造了一種機器，在下面一拉就能把球彈出來。不過，所有這些方法都沒能讓籃球比賽眞正順暢起來，儘管取球的時間越來越短，但還是一次次地讓緊張的比賽出現中斷。

幾年後的一天，一個小男孩被父親牽着從一群正在進行籃球比賽的人旁邊經過，看到大人們一次次不辭勞苦地取球，小男孩奇怪地問父親：「他們為什麼不把籃子的底去掉呢？」這句話正好被一位球員聽見，他立即欣喜地找來一把鋸子，把籃子的底兒鋸掉，於是，困擾了人們很長時間的取球問題就這樣被解決了。

孩子想問題往往和大人不一樣。兒童思維是一種始源性的思維。我們平常都會感受到，兒童喜歡刨根問底的蘇格拉底式「傻問」，如經常喜歡問：「天是什麼呀？」「天外還有東西嗎？」「我們頭上的星星是從哪兒來的，它們為什麼不掉下來呀？」等等。這些問題都屬於始源性的追問，只有始源性的追問，才是眞正哲學的追問。兒童的思維是純然素樸的。

孩童所展示的總是未加雕飾的眞我，兒童的童性主要體現在童心方面的興趣盎然、不知疲倦，這在哲學上就是人們一直孜孜以求的現象學境界。兒童的思維和存在是整全的。世界在他眼裡充滿情感，具有整體性、生命性、詩意性。因此，幼童的哲學是想像力的哲學，是完整的智慧。這種哲學與今人受到分科化區隔的、已成一種專業性操作的理論化體系化哲學相比，無疑更接近於哲學的本眞狀態。因之，不要小看兒童，哲學家是時常把他們當做朋友的。

# 網絡捲筆刀

茶果洲

自由談

網絡生活捲筆刀一樣把人削出碎片。單說網上寫作吧，一個人可以同時使用豆瓣小站（附帶日誌功能）、微博、Facebook（微博+網誌）和繁簡體兩種博客嗎？而我還沒有上Twitter和Google+。

自問不算沉迷網絡的人，只是喜歡不同「新媒體」帶來的新的可能性。比如微博，讓我可以與更多內地人接觸，了解別人的想法和狀態。微博是多稜鏡、蜂窩鏡、多管窺鏡，增進信息流通度以及發表意見，算是一種日常、最基本的文化干擾（culture jam）。其速度之快，容納觀點之廣，爲內地其他媒體所不逮。

再說Facebook，仍是目前自用的最理想社交網站，長短消息皆宜。常想如果我在內地的朋友也可上Facebook就太棒了，可用一個社交網站統籌所有我認識、不認識的內地、香港、台灣及外國朋友，高度整合人際關係和網絡日常交往，但現在這樣子有點分裂感。

豆瓣。常說豆瓣是屬於小朋友和文藝青年的，有時會奢想如果Facebook和豆瓣可以整合在一起就好了。用豆瓣收錄影音書是一絕，亦爲豆瓣最迷人處，Facebook無可取代。豆瓣在繪一張集體的文化地圖，顯示了文化產品之時代集體認知的範圍和側重點。在豆瓣上遇到的不是生活中的朋友，而是同道性質的朋友。在收取文化產品信息的方面，豆瓣頗令人依賴。豆瓣的不足是越來越「氣味」化，仍是文藝小朋友的腔調比較重，還需要微博氣質剛強、更爲公共性的補充。微博更公共性。總之不論什麼載體，不斷挑破界限、拓闊眼界，才是粗礪、剛強、大度、源遠流長之道吧。

文字散碎各處，想了想其實這跟自己在前網絡時代的筆記簿狀況是一樣的。甚至由於換電腦，台式機與不同的筆記本電腦，後來又使用了iPad，導致文字無處不起伏。台灣青年詩人楊佳嫻時常感嘆找不到自己在網上寫的某首詩了，行使網絡速度的今天，此嘆信然。